



歌声中的青春岁月

■ 环境系 环 82 | 李强

菁菁校园

——一场游戏一场梦

懵懂的少年从祖国四面八方聚到清华园，仍然未脱稚气的我们，面对中国最高学府校园里的人来人往，流露出怯生生的眼神，怀着忐忑的心情、但也怀着曾经的豪情；而此时，面对这菁菁校园，却突然觉到了一种渺小和不安……

1988年9月5日清晨，我和另外三个考入清华的老乡一起，坐了近40个小时的闷罐车来到首都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出江西省。印象最深的就是车厢里的几个北京爷们儿，他们开始说话特别牛气，声音也大，和别人说起话来好像人家都是土包子；后来旁边的人问我们是去哪一所大学，我们一说清华大学，这几个北京人脱口而出“我X，这么牛逼啊”，此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们大声说过话。

出火车站，一眼就看到了清华大学的校旗，它在诸多学校的校旗中格外醒目，因了那夺目的红色和振聋发聩的名气。上了校车，一路上也不知道经过了哪些街道，只有一个感觉：马路真宽，人真多，车也真多，尤其是自行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进了校园，从南门进来，南北干道带给我们极强的自豪感；不一会儿就到了大礼堂前，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热情地帮我们把铺盖卷拎下车，送到环境系的报到处。

送我去宿舍的5字班女生把我带到2号楼的2024房间，我怯生生地问她是否认识我一个未曾谋面的师姐，没想到她本人就是，真巧！一下子就感觉异常亲切！她一考上清华，就举家搬到了省城，所以她很急切地向我询问老家的情况，说起那熟悉的街道和校园，我的眼睛突然就潮湿起来。

送走师姐，一个阳光男孩走进2024房间，满脸微笑着问我从哪里来，这是我在环82认识的第一个人——蒋斌，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南方人。正好我的铺盖卷就扔在他的上铺，我就成了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北京人就是自来熟，他告诉我他们北京的同学提前一天就报到了，还把2030房间的张晓喊了过来。张晓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锃光瓦亮的额头和极厚的眼镜片。三个人说了好一会儿话，我才开始适应那卷舌的普通话。说话间，来自内蒙的高劲松同学怯怯地在门口问，这是2024吗？第一顿饭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五食堂吃的，看着那白花花的大馒头和食堂师傅那油渍麻花的衣服，第一次感觉爸妈做的饭菜有多可口！

下午躺在床上休息，班主任张洪涛老师和辅导员刘安波老师都来看望新同学，我从上铺跳下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知道他们就是今后罩着我的老大了！陆续地，2024聚齐了江苏的蒋建国和广东的

何明斌。五个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彼此了解了对方的来历，何明斌的普通话基本是讲三句话只能听懂一句。头两天，五个人都是同进同出，食堂、英语考场、开学典礼，和其他宿舍的同学基本没有多少交集。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见到了全班同学。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杜鹏飞和赵勤。杜鹏飞是第一任班长，开学典礼上他和很多同学貌似已经很熟悉了，赵勤也是，和一些同学说话时好象他们在高中就认识了。开学典礼那会儿，大家都是以宿舍为单位坐在一起。来清华的学生都想知道别人的高考分数，通过窃窃私语，我记得好像是钟焕同学的考分最高，可惜钟焕在二年级就早早退学去了美国，在环82只留下了一道美丽的痕迹。

英语摸底考试，对很多偏远省份考来的学生，无疑是一次晴天霹雳。自己第一次被分在了群体最大但也是最差的一级班，看到不少同学进了二级甚至三级班，心里那个难受，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失落，第一次体会到“天外有天”这句话的含义。第一次无机化学考试，几乎所有人都亮了红灯，把大家都郁闷坏了，来清华前谁有过这样的成绩啊！

时光转眼飞逝而过，思念父母、思念同桌的你、思念高考后散在各地的同学。逐渐适应了清华园的生活，融入了新的集体，每天奔



走在宿舍、教室、图书馆，全力追逐心中有过的梦想，偶尔也会抛开心头的压力，让自己整晚呆在宿舍里，放任自己度过一个不自习的夜晚……那时，经常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思乡之情一发不可收，那时很多人从来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大学报到。每晚自习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会趴在桌上写信。班上选举干部，也不知怎地我就成了和老杜搭档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逐渐地，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也开始互相串串门，知道了2025，2030，2031是同班的男生宿舍号。中秋联欢晚会上见识了老杜的书法，于是2024宿舍的雅号“彘阁”、2025宿舍的雅号“胡庐”竟采用了老杜这样的书法大家的作品。一曲《凯旋在子夜》，成了王敏、袁桅、张晓、蒋斌和我的歌唱组合在今后的保留曲目。逐渐认识了“胡庐”里黝黑的东北汉子邵忠伟，一口京片子的赵勤，冬天睡凉席的李文广，敦实的胡国平，还有胖胖的赵斌。还认识了2030宿舍里乐观睿智的何涛、白净秀气的高朗、慈眉善目的李长庆、后来变得“不很土”的柯细勇、内敛的钟焕、帅气逼人的王亚军；2031宿舍里才艺双全的杜鹏飞、上海大男人王正达、能认出所有名车的曹崖峰、11月还在穿凉鞋的陈文雄、前面说到的聪明透顶的张晓和腼腆的唐芸。

环八的女生还是不少的，30个人中有8个女生：“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北京女诗人袁媛、戴黑边眼镜酷似中学女教师的王海晶、总是满眼含笑很少说话的孙晓莉、

小巧玲珑的布依族姑娘童玫、字迹娟秀见多识广的北京女孩王敏、来自天府之国的漂亮川妹子袁桅、能歌善舞的鲜族姑娘尹凤花、还有外隽内秀天资聪颖的林杉。她们住在851和961两个新斋的宿舍，也时常邀请男生们周六晚上前去小聚。记得那时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听磁带，听当时流行歌星的专辑，真王杰、假王杰、齐秦、童安格……。

渐渐地，班里的活动开始多了起来，足球队也成立了，主题班会一个接着一个，张老师和刘老师也从这样的活动中不断熟悉每一个同学，带领我们熟悉班里、系里、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那时每天晚饭后所有的宿舍肯定是空的，直到自习时间结束，大家回来后纷纷洗漱然后上床看书、看信、写信，熄灯后就天南海北地神侃，真正理解了北京人把聊天称为“侃大山”是什么意思了。要是哪一天谁没去上自习，晚上十点同宿舍的人都会七嘴八舌地“质问”原因，搞得你跟犯了多大的错误一样。之后，“身体不舒服”之类的说法都不能成为不去上自习的理由，每个人都珍惜着每一天的大好时光。真怀念那时念书的氛围！

成长

——走过咖啡屋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样一句朴实的口号，激励着我们天天锻炼身体，天天钻研苦读，我们开始了社会实践，开始进入到不同的课题组，和老师老生一起，攻克“七五”、“八五”攻关难题。科技登山队、政治辅导员、文体代表队，面对着人生不同的十字路口，

每个人都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进入三年级后，我们每天投身于教室、实验室和课外发展的实践课堂中。很多同学开始进入课题组打下手，就为毕业那年能够进同一个课题组做毕业论文。当时就因为听说核组（现在的固体组）有几台286计算机，很多人都向往着能够去核组做毕业论文。我和齐兴育、卢旭阳、王宪、蒋建国、王敏、林杉、戴少艾等同学有幸一起进了核组。那时核组的Digger（挖金子）游戏排行榜也是全系闻名的，也正是因为有那几台286电脑，每天的课余时间，挖金子的音乐就在机房里此起彼伏，以至于那时经常在睡梦中都萦绕着那一段单调而重复的音乐。在核组做实验的日子很单纯，我的导师白庆中老师正好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就得自己开题、自己设计试验装置、自己写论文，同时因为这个自由人的身份，组里谁有需要帮忙的，我都有时间掺和。记得王敏那时设计加工的是一个高压反应釜，当时怎么设计，到哪里加工零配件，我都参与了讨论。第一天通电后，大家都离开了那间实验室，生怕有什么意外，因为要加到至少3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样的思路在当时算是比较超前的，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同样原理的大反应釜处理有机成分比较高的垃圾了。后来在临近毕业那段时间，我还自告奋勇和一个研究生一起去天津出了趟差，在海河大桥上因随便问了一个摆地摊的人价钱，就被强卖了两个打火机，花了50元钱，当时差点就动刀子了。要知道，那时的50元钱够在清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打那以后，我对天津有了



一种说不出的畏惧感。

我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多了另外一个身份——清华文艺社团的军乐队大队长，后来又做了团长和辅导员。按照学校的规定，文艺社团的学生干部除周末外必须集中住宿，不同年级不同队别都混住在一起，俗称“集中班”，有点集中营的感觉，还一度实行过一段吹号熄灯。从那时起，我除上课和在实验室的时间外，和环82班同学们的生生活少了一些交集。不过我还是会时常回到班里看看，后来系里也搬到了我住的那栋楼，就方便多了。记得那时有几次半夜有直播的足球赛，但系里的电视机锁上了，年级里的一些球迷就会找到我，想要到文艺社团的活动室看球。因为不能出声，所以那几场球看得有点压抑，不过我能“以权谋私”为同学们做些什么，心里还是很安慰的。有时我回到班里的宿舍，发现我的床上躺着陌生人，一打听才知道是班里某个同学来的老乡。对方一听说是我的床，都急着要下来，我都说没关系，继续睡吧。那时的我们，不但床可以允许别人睡，就是饭盆都可以互相借用的。这可能在今天的校园是不可思议的。

一双双，一对对，开始出入于食堂、大礼堂、舞厅，甚至熄灯后的女生楼前。大学生之家的角落，荷塘月色的小径，荒岛上的长椅，至今还能听到那山盟海誓的约定，那你依我依的隐约传说！

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也会有那么些个空闲下来的时间，我们都会沉默，都会出神地看着远方，远方有心中的梦想，也有心中的希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少年心中

对自由、对爱情的向往。逐渐地，我们发现，周末时女生们不再像一二年级时那样时常到男生宿舍来串门了，90年起女生宿舍已经变成了“熊猫馆”，男生们只许远观而不可随意入内了。女生们开始频频和清华的师哥们约会，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低年级的师妹们时，却发现我们并不是她们的菜。那时还时兴结友好宿舍，当看见别的宿舍有一些外校的女生频繁往来的时候，我们心里也蠢蠢欲动起来。那时，高劲松有同学在中央财经大学，蒋建国有同学在北外，有几个周末我们就由老大何明斌带队和有关同学一起前去洽谈。每次他们两人去的时候，另外几个人就在宿舍里翘首以望。那时没有什么通讯方式，只能等到人最后回来才知道结果。那时的两次尝试均以未果告终，五颗年轻的心都承受着隐隐的痛。那时看着熄灯前女生宿舍楼前的缠绵，我们都故作潇洒地从旁边擦肩而过，目不斜视。形单影只，一群老爷们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就都对着认识的在食堂饭桌上卿卿我我的一对对挤眉弄眼，非把人家弄得兴致全无草草收兵去上自习了。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天天想你

一个个熄灯后的夜晚，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话题可以谈及，可以爆笑，那么无拘无束，那么淋漓畅快！1825个夜晚，我们留下过多少耐人寻味的卧谈记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如今你是否还能记起？每次当我伫立在窗前，总能想起你越走越远的身影，你是否能够听到我内心对你的思念，我亲爱的同学？！天

天想你，天天追寻着你的消息，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一家人！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次回到这个挥洒了我们五年青春美好时光的家啊？

离开校园以后就没再睡过上下铺。随着高晓松同学那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的流行，脑子里经常浮现出当年卧谈会的场景。那时没有了白天的各种身份，就是宿舍里的老大、老二……像亲如一家的兄弟姐妹那样聊天。那时的我们也猜过，女生宿舍卧谈会的内容是什么，最后一致认决他们应该也在讨论我们男生，于是大家就肆无忌惮地开始讨论班里的、年级里的、系里的女生。当然我们也谈理想，谈人生，那时的我们又谁能想象20年后的我们会有一样的人生经历？！

记得那时最令人动心的一个约定来自张晓：毕业十年后请全班同学吃大餐！那时说这话的豪情如今仍然历历在目。其实，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精神的饕餮盛宴！如今已经过去了20年，等待我们的仍然是一次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大餐，不是吗？！

同学，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有？20年了，你还好吗？当年我们没有财富，也没有遥远的承诺，但至少可以相互拥有；心里一直想着，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不用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飞到天外的天；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自己的空间；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更多更好的明天；会有那么一天，面对我们的路，绝不后悔！☞